

讀者參考

丛书

广摘博采

(A)

机要秘书忆毛泽东

不屈的马寅初

黎明与晚霞中的爱情

——记王稼祥、朱琳夫妇

半个世纪苦恋感天动地

——刘孚坤和刘世英真挚的爱情

惊人的豪华生活

學林出版社

目 录

故告读者	4	海峡两岸直封邮件始末	88
人物春秋			
机要秘书忆毛泽东	5	文化人“下海”面面观	89
不屈的马寅初	17	寻求自己的坐标	
晚年漂泊海外的胡适	25	——关于“跳槽”透视	94
日本遗孤中国心	34	惊人的豪华生活	99
名人婚恋			
朱德和康克清的婚恋故事	40	寻找失落的尊严	
黎明与晚霞中的爱情		——关于中国公民隐私	
——记王稼祥、朱仲丽		权利的调查报告	106
夫妇	47	京城伴舞女	115
半个世纪苦恋感天动地		名人轶事	
——刘孚坤和刘世英真		陈毅戒烟	121
挚的爱情	53	鲁迅的一次“高招”	121
美国著名科学家与原始部		萧军妙语	122
落少女的爱情故事	61	文彬彬“吃耳光”	122
天下事			
红墙里的女文工队员	66	贾平凹讥“老马”	122
南阳官司内幕再曝光	71	纪晓岚待医	123
上海新客站的便衣警察	76	应必正对结良缘	123
六万人大逃亡		茅松戏风流	124
——“伊犁事件”始末	81	乱世巧算假公	124
		巴尔扎克和小偷	124
		林阳绝唱首次演讲	125
		果果“出家”	125
		果戈里巧改剧本	126

爱因斯坦的讲解	126	典	139		
密特朗的恋爱约会	126	“保镖”考	139		
新见解·新论点					
毛泽东诗词应为现代诗词	127	“大虫”小考	140		
“茅盾”与“沈雁冰”不能误用	128	“县官不如现管”中的“县官”是 指县级长官吗?	141		
廖仲恺被刺案的主谋者新说	128				
“四角号码”的创始人不是 王云五	128				
王充应该属于儒家	129				
应该重新评价宋襄公	129				
人权理论研究的新共识	130				
不宜仅用道德标准评价资本 主义	130				
按劳分配要与按资分配相结合	131				
教育也要有市场观念	131				
广西为“倒爷”正名	132				
中外学者对《金瓶梅》提出新见 解	132				
中国古彝文是西方表音文字始 祖	133				
人类哑巴期长达两万年	133				
新 考 证					
许世友未曾当过和尚	134	新发现的蔡元培佚诗	142		
胡适原是李唐后裔	134	常州发现苏轼族谱	143		
再考李清照的生年	134	戈培尔的完整日记被发现	143		
怀素究竟是哪里人	135	上海发现毛岸龙的病历档案， 下落已查明	144		
鲧之死因真相	135	西安发掘玄奘住持的西明寺 遗址	144		
李德不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 顾问	136	山西发现十余万枚金代窖藏古 钱币	145		
布什和克林顿原是一个祖先	136	辽宁发现可与秦始皇兵马俑媲 美的红山文化遗址	145		
莫扎特未曾穷困潦倒	137	西周虢国墓地将成为世界第九 大奇迹	146		
《东方红》词曲“原籍”新考	138	武当山发现星宿星座图	147		
《封神演义》作者非陆长庚	138	金沙江崖画新发现	148		
《本草纲目》并非我国第一部药	138	沉睡海底的法国石窟文化	148		
新 发 现					
欧洲发现远古人骨 人类起源 应重新考证	148	西周虢国墓地将成为世界第九 大奇迹	146		
南极发现巨型冰雕	149	武当山发现星宿星座图	147		
金字塔底发现藏有飞碟	149	金沙江崖画新发现	148		
文 艺 园 地					
话剧《情人》在上海引起轰动	150	沉睡海底的法国石窟文化	148		
《秋菊》戏外戏	151	国民党曾发动内部与毛泽东比 诗词	153		
吴氏六线谱在五线谱故乡引起 轰动	153	回味无穷的茶回文	154		

	轿车飞机	159	
科技动态与珍闻		编读往来	
二十一世纪大放异彩的十大关键技术	155	建议改用老五号字体排版	3
形形色色的洗衣机	157	※ ※ ※	
新型自行车	158	欢迎邮购豪华本《中国厨艺文化大观》.....160	
美国制成“神行太保”弹跳步行机	159		

编读往来

建议改用老五号字体排版

朱思敬先生：

您主编的《读者参考》丛书，是我最喜爱的读物之一。近年来，为了适应信息时代的需要，文摘类的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这些文摘刊物为广大读者浏览各种书报杂志提供了方便，也帮助我们及时了解当前书报杂志上反映的新动态、新观点、新考证、新发现、新技术和新情况，起到传递信息，开扩视野，增长知识，活跃思想的作用。在众多的文摘类刊物中，我认为，贵刊是佼佼者：知识性强，信息量多，栏目新奇，耐人寻味，使读者得益不浅。为了更好地办好贵刊，使贵刊不仅拥有众多的青年读者，更拥有众多的中老年读者，我认为必须把贵刊的小五号宋体字改为老五号宋体字排版。其理由如下：

眼睛看物体，有一个特点，看远处，往往不需要调节，光线的焦点自然会达到黄斑上去；可是看近处，特别是看书，就比较吃力，全仗睫状肌的适当收缩和调节后才能看得清楚。青年人睫状肌调节能力较强，因此看字体小的字不感到十分吃力（当然，时间长了也会影响视力）。但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由于睫状肌的调节功能愈来愈差，看书久了就很易产生视力疲劳，对于小五号字以下（包括小五号字）的字体尤其感到不适应。如果改为五号字，排印清晰，则阅读起来就舒服多了。以上陋见，仅供参考。

读者：谈 维

~~~~~敬告读者~~~~~

每当我们编发每辑《读者参考》丛书时，总为篇幅有限，不少有价值的文章不能摘登而感到可惜。1993年全国许多报刊扩版，信息量增加，可选摘的材料更多，故从今年起每辑增加五分之一版面。

本丛书的发行对象，主要是中高层次读者，若字体太小，必然影响他们的视力。现根据谈维等读者的建议（详见第3面），从今年起凡较长的文章，一律改用老五号字排版，短文仍用小五号字。

1993年《读者参考》丛书仍出版6辑，依次为《广摘博采》、《广见博闻》、《广览博阅》、《广集博汇》、《广辑博选》、《广萃博荟》。

本丛书由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各地新华书店经销。读者如需订阅，可与当地新华书店联系（详见《上海新书目》第292期），也可直接向学林出版社读者服务部索取订单订阅，邮政编码：200020。地址：上海永嘉路25弄8号。联系人：陈丽娟。

目前，1992年《读者参考》合订本已出版，每本12元（含邮费），欲购买者，亦请向上述学林出版社读者服务部邮购。

本丛书所摘登的文章一律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向原作者支付稿酬，请有关作者写明地址、邮政编码寄给我们，以便联系。

学林出版社《读者参考》编辑部

人物春秋

机要秘书忆毛泽东

“两个半人”中的一个

北京。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要上床睡觉了，机要秘书高智正准备走开，忽地，毛泽东叫住了他。

“高智，你说我管多少人？”毛泽东猛然间问他这么个问题。

“主席，全国、全党、全军都归你领导，归你管呀！”高智觉得，这个问题很容易答复。

“不，我只管两个半人。”毛泽东的回答，出乎意料。

“两个半人？哪两个半人？”高智好生奇怪。

“呶，你一个，罗光禄一个……”毛泽东说道。毛泽东提到的罗光禄，也是机要秘书。

“还有半个呢？”高智问。

“那半个是江青！”毛泽东答道，“江青我只能管她半个，还有半个管不了。”

高智，他的脸型有点像侯宝林，只是不像侯宝林那么幽默，而是显得严肃。他从1945年起在中央机要科工作，1953年担任毛泽东机要秘书，跟毛泽东朝夕相处10年，直至1962年离任。

毛泽东头一回跟高智谈话，问起他的名字，就说“很厉害呀”，因为不仅“智”，还加上个“高”。

其实，高智的原名叫高占贞。1928年10月27日，他出生在陕北黄河边上的葭县（今佳县），“占”字辈，排行第四，按“元亨利贞”命名，即占元、占亨、占利、占贞。15岁那年，他小学毕业，考入陕北的绥德师范学校，同学们便取笑他的名字，因为“高

占贞”的谐音为“搞战争”，他岂不成了“战争贩子”？于是，请同学们“参谋”，改个好听而响亮的名字——高智。

毛泽东教他“开门见山”

1953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叶子龙找高智谈话：“组织上决定调你担任毛主席的机要秘书。”

高智一听，愣住了，说道：“毛主席是党的领袖、政府主席，我怎么能做他的机要秘书？出个差错还得了？”

叶子龙答道：“你在中央机要科、机要室工作多年，做得不错嘛，一定能胜任新的工作。”

高智又说：“我的陕北话，怕主席听不懂。”

叶子龙笑道：“主席在陕北生活了十几年，还听不懂陕北话？”

高智接着说：“他的湖南话，我听不懂。”

叶子龙道：“在他身边工作一段时间，就会听懂。主席很好相处。你听不懂的地方，只要问他一句，他就会向你作解释。”

这下子，高智鼓起了勇气，说道：“那就让我试试看吧。如果不行，赶快把我调走，免得影响主席的工作。”

第二天，高智就到毛泽东那里报到——其实，也就是从中南海的西楼，来到咫尺之距的丰泽园，如此而已。不过，高智却怀着一颗惴惴不安的心。

那时，罗光禄已担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他比高智大12岁，四川人，红军长征经过四川时，他加入了红军。他告诉高智，主席的机要秘书工作，他一个人忙不过来。所以增加了一名。那天上午，毛泽东正在睡觉，罗光禄向高智介绍了机要秘书要做哪些工作。他交给高智一大堆文件、信件。有的信封上写着“直送毛泽东主席”，他要高智拆看。他说，机要秘书工作之一，就是替主席筛选文件、信件、电报，把重要的送主席过目，不重要的删去，或向主席简单汇报一下内容，以节省主席的时间。高智一边看文件、信件、电报，一边提心吊胆：这可是非同小可的工作呀！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要有准确的判断力。高智深知机要秘书这

副担子不轻。

下午，毛泽东醒来。他听罗光禄说新秘书来了，要高智到他卧室去。高智跟在罗光禄后边，小心翼翼地步入毛泽东卧室。他虽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却从未跟毛泽东有过单独交谈。他进屋时，毛泽东正躺在床上看书。见他进来，毛泽东坐了起来，跟他聊起了家常。

毛泽东问起他的家乡、父母，问起他结婚了没有。

“刚结婚不久。”高智回答说。

“你的爱人叫什么名字？”

“叫霍碧英。”

“什么‘霍’？”

“就是那个霍去病的霍。”

“哦，原来是霍去病的本家！”毛泽东又大笑起来。

打从这次谈话之后，高智跟毛泽东的距离迅速缩短。作为机要秘书，他生活在这位伟人身旁，经常进出于他的办公室、书房、卧室。他觉得毛泽东很容易接近，讲话富有幽默感，像一家人那样相处，心境显得轻松。

最初，高智为毛泽东筛选文件。毛泽东嘱咐他，有些文件没有标题，请他阅后加上，看起来方便些。高智不知道标题该怎么加，赶紧找来《人民日报》，照着报上的办法给文件加标题，有的还加了副标题。

毛泽东见了，大笑道：“高智，你这是秀才编报纸呀！报纸是对外宣传用的。文件是给我看的，用不着这一套，开门见山就行了，什么内容就加个什么标题，一目了然，用不着文绉绉的。”

从此，高智记住了“开门见山”，知道了该怎样给文件加标题。

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很机灵

毛泽东日理万机，头绪繁多。为了协助他的工作，中共中央在1956年曾正式任命了他的五位秘书，即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叶子龙、江青，人称“五大秘书”。这些“大秘书”们，除了江

青之外，并不跟毛泽东住在一起。江青是毛泽东的生活秘书。高智和罗永禄两人，在毛泽东身边轮流值班，一人值一天，二十四小时一班。正因为这样，毛泽东才半开玩笑地说他只管“两个半人”。

高智兢兢业业守在毛泽东身边。轮到他值班，只要毛泽东一按电铃，总是随叫随到。这工作重要又紧张，非常谨慎。他聚精会神地值班，从不看小说或跟工作无关的东西，生怕一时分心，会耽误大事。

除了为毛泽东筛选文件之类外，作为机要秘书，高智还负责安排毛泽东的工作时间，如什么时候开会，什么时候会见外宾，什么时候会见求访的客人。毛泽东的电话，也是他接的。接到紧急的电话、电报，即便毛泽东在开会，也要立即转告他。有时，高智把情况写在条子上，放在毛泽东卧室的桌子上，毛泽东一回来就看到了。

对于毛泽东的吩咐，高智“句句照办”，非常认真执行他的指示，不敢有半点疏忽。如果有时没有听清楚毛泽东的意思，他宁可当场问，请主席再讲一遍，绝不含含糊糊。他发觉，确如叶子龙所说的，毛泽东在再讲一遍时从无厌烦之感，但是谁如果没有听清楚乱办事，毛泽东要批评的。

外出时，轿车里总是坐四个人，他们的座位也是固定的：前排左面是司机周西林，右面是高智，后排左面是卫士长李银桥，右面则是毛泽东。50年代，毛泽东所乘坐的是苏联所赠的吉姆牌黑色轿车，装有防弹玻璃，车门显得很重。行车时，高智总是紧紧背靠车门，侧坐着，面孔正对司机。他保持着这样奇特的姿势是有原因的。他紧靠车门，为的是尽量不挡住后排毛泽东的视线，让他透过前面玻璃看见车外的景物；他侧坐着，则为的是随时可以跟毛泽东交谈，听清他在行车中的指示，并随时把他的指示转告司机。

毛泽东外出时，通常前面还有一辆吉姆牌轿车。行车时，前面的车一直注视着毛泽东座车的动向。如果后面的车一下子停了，

前面的车也马上停住。前面的车里，那时坐着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王敬先、王荫清等。

高智说，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很机灵、敏捷。毛泽东说一句话，他们就明白了。他向别人转告毛泽东的意思，也只需说一句话。有时，甚至做个手势，彼此就能领悟。他们对毛泽东都忠心耿耿，竭尽全力做好工作。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纪律也极严格。作为机要秘书，高智经手党和国家许多高度机密的文件，从不跟家人说起，也从不自己记点什么。有一段时间，几位中央首长常常打电话问起毛泽东的起居，关心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为了便于汇报，高智在纸条上记毛泽东几点钟起床、几点钟休息之类。毛泽东知道了，问道：“高智，你记什么东西？”高智如实说明情况。毛泽东当即说：“不要记了，烧掉！烧掉！”高智当即把那些纸条烧掉。

高智每天都跟毛泽东的各种批示、文稿打交道，他全部都归档，从不留下片纸。只是有一次毛泽东练字，写王昌龄的《出塞》诗，写“秦时明月汉时关”一句，漏了“关”字。毛泽东要扔掉，高智要求留下作了纪念——如今挂在高智家的客厅里。

羊肉泡馍的故事

记不清那天是去看什么展览会，看罢，两辆吉姆车一前一后，行进在北京的街道上。在车上突然发生的故事，高智迄今仍清晰地记得……

车子行驶在阜成门外时，毛泽东忽地说了句：“我饿了！”

侧着身子坐在前排右座的高智马上听见了，转过脸对毛泽东说道：“主席，我们一回到家里，什么事也不干就吃饭。”

“不。”毛泽东一边抽烟，一边说道：“我要去饭馆吃！”

高智以为自己听错了，问了一句：“去饭馆？”

毛泽东清楚地回答了两个字：“饭馆！”

这下子，高智着急了。毛泽东平常从不在饭馆吃饭。有时宴请外宾，在什么大饭店里，那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安全、保卫工

作都作了周密的安排。眼下毛泽东要下饭馆，高智毫无思想准备。可是，他又必须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去办。

高智平时在机关食堂吃饭，对于北京的饭馆不熟悉。他只在外面吃过一回“担担面”，那是他不知道担担面是什么滋味，心中好奇。不过，他倒有急智，忽地记起前些日子听公安部长罗瑞卿说过，曾在新街口吃过一回“羊肉泡馍”，据说那饭馆还不错。

“羊肉泡馍”是陕北风味小吃，是把馍（其实是火烧）掰碎，用羊肉煮泡。高智是陕北人，所以记住了罗瑞卿所说的羊肉泡馍饭馆。此时，他对毛泽东说：“去吃羊肉泡馍，好不好？”

“行！”毛泽东一口答应。毛泽东也曾在陕北久住，喜欢这种陕北风味小吃。

“老周，停一下。”高智对司机说道。

司机把车速减慢，稳稳地靠在路边。前面的那辆吉姆车，也立即停了下来。

高智告诉前面车里的卫士，先去新街口那饭馆打前站，并找一个安全的停车点。过一会儿，毛泽东的车就来。

毛泽东的车，在路边停了些时候。他的车子从外面看不见车内。没多久，他的车启动，驶往新街口。高智心情异常紧张，担心毛泽东的安全，因为那是一家普通的饭馆，事先没有布置过安全保卫工作。

到了新街口，打前站的卫士们已在那家饭馆里了。高智和李银桥陪着毛泽东进了饭馆，见里面有一间雅座，当即走了进去。里面正好有一张桌子，毛泽东、高智、李银桥、王敬先坐了下来。卫士和司机机灵地在雅座门口的一张桌子四周坐了下来。幸好，没人发现毛泽东。

高智向店主要了八碗羊肉泡馍，每人一碗。羊肉一片片很嫩，毛泽东吃得很香。

看着吃得差不多，高智前去结帐。店主说，总共6元3角。

糟了，高智一摸口袋，身边没有那么多钱。他知道，毛泽东身边是不带钱的。几个人凑，凑不足6元3角。

高智只得向店主打招呼，说是临时决定在外吃饭，身边没带钱，明日一早一定送来。

那店主大抵看出来人都是干部模样，规规矩矩，也就连连说：“不要紧，不要紧，明天送来就行。”

这时，毛泽东吃罢，走出了雅座，立即被人认出。饭馆里的顾客们啪啪鼓掌，毛泽东也向大家点头招手，出了门。这时，司机老周已把轿车开到饭馆门口，让毛泽东上了车。

“原来是毛主席！”店主兴高采烈。

车子驶入中南海，高智那忐忑不安的心才算踏实了。

翌日一早，高智踩着自行车，从中南海来到新街口，把6元3角钱送到那店主手中。店主不肯收，说是毛主席前来吃羊肉泡馍，是他们饭馆的无上荣光，怎么可以收钱呢？高智无论如何留下了钱，这才骑车回中南海……

在毛泽东的专列上

1959年6月18日晚，毛泽东叫高智到他的书房去，说道：“我明天要到湖南、江西去一趟，你准备一下。这一回，坐火车去。”

接着，毛泽东又说：“从这一回开始，你们两个机要秘书轮流跟我去。一个留在家里，一个跟着我。如果出去的时间长，你跟罗光禄半个月对换一下，歇口气，好不好？你和罗光禄商量一下。”

记得，那时已是晚上10时。高智给中央警卫局打了电话，告知毛泽东明日出发。另外，他又与罗光禄商量，这一回罗光禄留在丰泽园看家。

第二天，高智就随毛泽东出发了。毛泽东有他的专用列车——“专列”，8至10节车厢。一开始，专列上要有铁道部副部长随行，以便沿途安排线路。后来只派铁道部一个局长随行，毛泽东说部长们事忙，不必麻烦他们。随行的卫士也减至一个中队，20人左右。

毛泽东的专列外出，一般不在同一条线路上往返。比如，沿津浦线南下，往往走京汉路北上。这一回，沿京汉路南下。

如果在一个地方逗留时间不长，毛泽东不大喜欢下火车，总是住在专列上。接见当地领导人，也是在专列的客厅。

这一回，已是6月下旬，南方已很热。专列入长沙，停在岔道上，四周没有一棵树，车上热得像蒸笼。电扇日夜扇着，无济于事。那时专列上没有空调，工作人员弄来大冰块，放在专列上毛泽东卧室里。

6月24日下午，毛泽东在长沙畅游湘江后，仍回到专列上。毛泽东把高智叫去。

高智进入毛泽东卧室，见他光着膀子，穿条短裤，热不可耐。毛泽东说道：“太热了，我几天没有睡好觉，怎么办？”

“下火车，住宾馆去！”高智早就想说这句话。

“不！我要回老家去。你给杨尚昆打个电话，告诉他我要去韶山，然后上庐山。电话通了以后，我们就发车。”

在每一个专门停靠毛泽东专列的岔道附近，电线杆上有专线。高智把保密机的电话线拉出来，接在那专线上，便可以打通长途电话。

电话一摇就通。北京的接线员问：“你是哪里？”高智答：“一号。”这是毛泽东的代号。很快，接线员接通了杨尚昆。

“杨主任吗？我是高智。主席要去韶山。”高智说道。

“什么？去韶山？”杨尚昆有点意外。

“是的。去了韶山，上庐山！”高智答道。

“好，我马上安排！”杨尚昆说话很干脆。

高智给杨尚昆挂完电话，随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接着，高智又忙着给湖南有关部门挂电话。刚打完电话，专列就动了。高智来不及下车拆线，只得使劲一扯，把电话线从电线杆上扯下来。

火车一开起来，凉快多了。毛泽东显得很高兴。

才一个多小时，专列风驰电掣，到达湘潭，又停在岔道上。车厢里又变得闷热。作为机要秘书，高智无人轮班。他不敢入眠，时时准备毛泽东一呼唤，就前去按照他的指示办理有关事宜。望着繁星闪烁的夜空，他企盼着下一场雨，让毛泽东明日坐汽车去

韶山时，风沙小一些。

果真，翌日下了一场雨！吉姆车载着毛泽东，朝韶山飞奔。一路上，毛泽东凝神眺望窗外的景色，抽着烟，陷入了沉思。高智一声不响，不愿干扰沉思中的毛泽东。

下午5时许，一串轿车鱼贯而抵韶山。同行的有公安部长罗瑞卿、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阔别故园多年，毛泽东终于回来了。毛泽东一行，住入韶山招待所卢家湾一号。

入夜，毛泽东叫高智，吩咐道：“我好多年没回家，要见的人很多，你安排一下时间，什么时候见谁。另外，明天晚上，我要请乡亲们吃顿晚饭。请些什么人，你跟公社书记一起排个名单。”

高智连夜进行了安排。

原以为毛泽东路途劳顿，夜里又接见许多老乡亲，早上会睡觉。不料，翌日清早，卫士封耀松突然告诉高智，主席说要出去走一走。

高智连忙赶去，毛泽东已经往外走了。高智不知道毛泽东要往哪里走。担心他的安全，与小封一起紧紧跟着他。毛泽东此地生、此地长，熟门熟路，走出卢家湾招待所，径直过了韶河上的小桥，踏着山路，上山去了。

小封很机灵，知道毛泽东要去看父母的坟，沿途折了一把松枝。当毛泽东来到坟前，高智把松枝递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把松枝放在坟前，鞠了三个躬，然后说：“前人辛苦，后人幸福。”

接着，高智陪着毛泽东，前往故居。毛泽东很仔细看着他当年跟父母的合影。高智记得，毛泽东指着母亲的照片说：“我母亲是因为脖子上长了一个瘤去世的。后来听说是淋巴腺瘤。照现在的医疗条件，她就能治好了！”毛泽东对父母充满着感情，深深感染了高智。

毛泽东在韶山住了两个晚上，又返回长沙，再去武汉。6月30日下午1时45分离开武汉，乘船沿长江东行，抵达九江已是夜12时了。原计划当夜上庐山，听说上庐山，盘山公路要转300

多个弯子，高智担心夜路不安全，劝毛泽东在九江休息。毛泽东觉得高智言之有理，当夜就住在船上。

高智在船上未敢稍有懈怠。凌晨3时，他前往毛泽东住的房间，看看他睡了没有。他在房门口不见卫士，猜想毛泽东已服了安眠药，大约正要卫士按摩，以便就寝，也就不进去了，在门口坐了一会儿。没多久，值班卫士李连成从房里出来，高智轻声地问“主席睡了吗？”

李连成点点头。

高智说：“他睡了，我放心了，明天他要上山呢。”

高智说罢，才安心回到自己的船舱里。

翌日，毛泽东听李连成说起，便道：“高智是好心人！”

上山之后，毛泽东召开了著名的庐山会议——先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然后是中共八届八中全会。

“奉命”去看舞剧《小刀会》

1960年1月16日，高智正随毛泽东住在上海锦江饭店。更准确点讲，住在锦江俱乐部。

毛泽东忽地对高智说：“交给你一个任务。”

高智以为有什么重要的事要办。

毛泽东笑道：“今天是星期六，周末，请你看戏！”

高智问道：“你看吗？”

毛泽东答：“你先去看看，看完说说你的印象。你说好，我就去看。”

这样，高智“奉命”去看戏。

戏院不远，就在锦江俱乐部斜对过——长乐路、茂名南路交叉口，一座镶嵌着棕色面砖的上海艺术剧场。

高智步入剧场。那天，上演的是上海歌舞剧院新编的民族舞剧《小刀会》，描写上海农民领袖刘丽川反抗清朝封建统治和外国侵略者的故事。高智平生第一次看舞剧，觉得挺新鲜。由于他是奉毛泽东之命去看的，所以看得特别认真、仔细。

看罢，回到锦江俱乐部，毛泽东问起高智对《小刀会》的印象。高智很详细地向毛泽东讲述了剧情，又介绍了演员的表演。说到高兴处，高智手舞足蹈一番，学着演员的样子，逗得毛泽东哈哈大笑。

高智记得毛泽东讲过“你说好，我就去看”，便把《小刀会》大大夸奖了一番，尽力怂恿毛泽东去看。

高智以为，自己为《小刀会》连连叫好，毛泽东一定会去看。不料，毛泽东却说：“我不看！”

高智颇为意外：“这么好的戏，你不看？”

毛泽东慢条斯理地说：“你讲得那么详细，还表演了一番，我还去看什么？”

毛泽东这么一说，高智挺后悔的，他想不到自己对《小刀会》的“宣传”过分详细，适得其反。

其实，毛泽东说的是一句俏皮的反话，高智却信以为真。

翌日晚上，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起，步入上海艺术剧场，观看了《小刀会》。看毕，周恩来代表毛泽东上台向演员们致谢。

毛泽东回到锦江俱乐部之后，接见了上海歌舞剧院领导和部分演员。据曾演女主角周秀英的演员郑韵回忆，毛泽东对她说：“《小刀会》很好嘛，是反帝反封建的，可以到北京去演，那里的人民会欢迎的。”毛泽东觉得，舞剧《小刀会》中，有点京剧武打味，很不错。他尤其喜欢剧中演道台的演员，说演得很好。后来，舞剧《小刀会》果真赴京演出，还赴朝鲜演出，颇为轰动。

离别毛泽东后高智“想坏了”

毛泽东向来不作兴过生日，不搞庆寿。1960年12月下旬，毛泽东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12月26日那天，毛泽东生日，他只请身边的七个工作人员在家中一聚。那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聚餐很简朴，没有酒，也没有肉。

毛泽东给他们七个人写了一封信：

林克、高智、子龙、李银桥、王敬先、小封、汪东兴七同志认真一阅。

除汪东兴外，你们六人都下去，不去山东，改去信阳专区。那里开始好转，又有救济粮吃，对你们身体会要好些。我给你们每人备一份药包，让我的护士长给你们讲一次，如何用药。淮河流域气候暖些，比山东好。一月二日去北京训练上课两星期，使你们有充分的精神准备。请汪东兴同志作准备（注：原文如此）。你们如果很饥饿，我给你们送牛羊肉去。

信阳报告一件，认真一阅。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六日，我的生辰，明年我就有六十七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可为。

就这样，高智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和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一起下农村调查。只是没有去信阳，而是去了许昌地区。他们如实地向毛泽东反映了农村情况，使毛泽东掌握了第一手资料，为制定党的农村政策提供了依据。

高智还记得，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毛泽东和全国人民共甘苦，很少吃肉。有一回，来了一位客人，毛泽东不得不嘱咐厨师添一盆红烧肉。毛泽东要高智一起陪客人吃。三人同桌，高智夹了一块红烧肉给客人，接着夹了一块给毛泽东，这时毛泽东的反应“正常”。过了一会儿，高智又夹了一块红烧肉给客人，他深知毛泽东喜欢吃红烧肉而又很久未吃到红烧肉，于是也给毛泽东夹了一块。谁知毛泽东竟狠狠瞪了高智一眼，吓得高智再也不敢给毛泽东夹肉——因为毛泽东是为了招待客人才添了那盆红烧肉！

毛泽东的衣着也很简朴。平常，会见党内的同志，毛泽东很随便穿布衣服。到外省视察，穿得好一点。会见外宾，则要穿上“礼服”。毛泽东的“礼服”，也不过那么几件罢了，穿了多年。

1962年4月19日，毛泽东找高智谈话。那时，毛泽东身边的“老人”们，如叶子龙、李银桥等都一一调离，毛泽东征求高智的意见。高智虽然很想继续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但考虑到“老人”们一一调离，还是一起调离吧。

毛泽东跟高智一起合影留念。